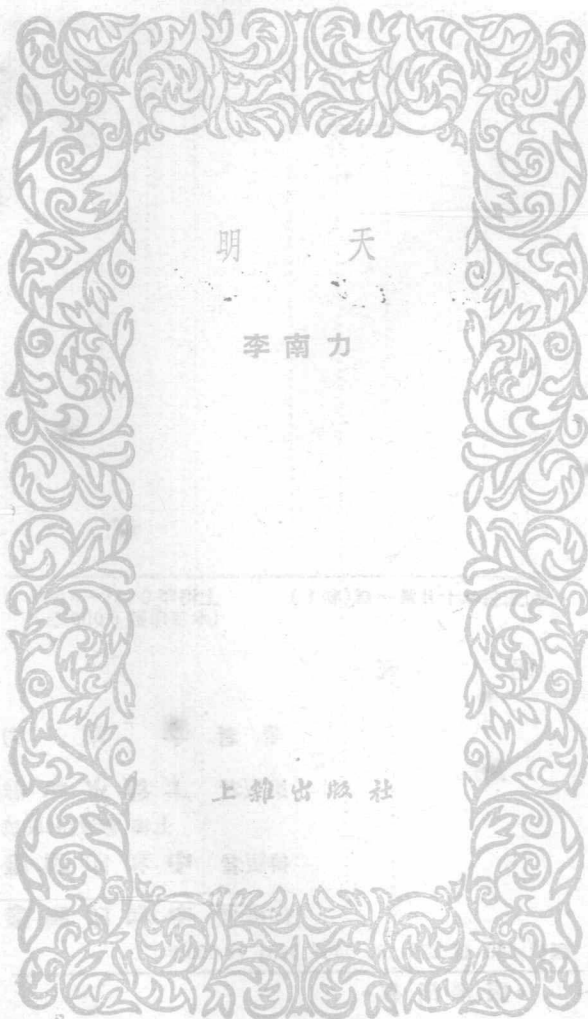


明

天

李南力





明 天

李 南 力

上 雜 出 版 社

一九五三年十月第一版(初1)

上海印 0 001—6 000  
(本版印數 6 000 册)

明 天

著 者 李 南 力

出版者 上 緯 出 版 社

上海 寧波路655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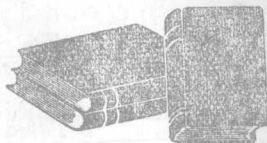
排版者 中 和 印 刷 廠

印刷者 中 和 印 刷 廠

編號-639 版-272(10) 77頁 32開 78 000字

• 版權所有 •

# 創作



光事河隊事爭家士雄鍊擊兵雨們人手友事親元  
 爭記五連故門同好英 砲風人敵 戰故母  
 國和的霸席敵 的暴的一水的的 鮮  
 祖中里們的匪雄主 民史榮滅遠村  
 爲軍入我愛反英毛無鍛迫人歷光多女永農朝  
 三百七十萬零三十元

陽著 虹著 柯崗著 虹著 英著 玉著 陽著 刃著 刃著 非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 
 黎西會克 西黃王黎白白陳周周劉會李胡于于尼柯  
 宗質 恒潔潔白 爾 黑黑

• 上雜出版社 •

## 劇 本

### —— 戲劇譯叢 ——

- 肥 缺 [五幕劇] 尼·奧斯特羅夫斯基著 種 覺譯  
窮 新 娘 [五幕劇] 尼·奧斯特羅夫斯基著 鄭孝通譯  
失 去 的 信 [四幕劇] 卡 拉 基 爾 著 俞亢詠譯  
害 草 [三幕劇] 巴 南 伽 著 呂 鍾譯  
紅 莓 林 [四幕劇] 柯 爾 涅 楚 克 著 種 覺譯

### ★

- 無 罪 的 人 [三幕劇] 尼·奧斯特羅夫斯基著  
陳 嘉 平 改 編  
同 志，替我們報仇！ [獨幕劇集] 陶 熊 著  
糧 食 [獨幕劇集] 洛 汀等著  
礦 山 的 主 人 [四幕劇] 海 默 著  
勞 金 匾 [三幕劇] 程 雲 著  
破 鏡 重 圓 [歌劇集] 黃 相 著

上 雜 出 版 社

編號. 64

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兒子.....         | 一  |
| 糧秣主任.....       | 二三 |
| 誅奸記.....        | 三三 |
| 金喜.....         | 四四 |
| 李家父子.....       | 五四 |
| 中秋佳節.....       | 六〇 |
| 房東老太太.....      | 七五 |
| 張吉新父子兄弟團了圓..... | 八三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戰士張活寶.....    | 一〇 |
| 台灣同志黃松良.....  | 一〇 |
| 明天.....       | 二〇 |
| 金圪塹.....      | 二六 |
| 現在我就不怕你了..... | 三三 |
| 共產黨員最光榮.....  | 三四 |
| 喜相逢.....      | 三三 |
| 報喜.....       | 三四 |

## 兒子

張大媽在屋裏包餃子，明天就是除夕了。

她底兒子祥生不在家，還是一清早就出去的，現在天都快黑啦！「唉！」她嘆了一口氣。

祥生是個二十六歲的小伙子，從小不務正，瘦瘦的臉，一雙鬥雞眼睛，總是一瞇一瞇的，好像對人說：「你當心吧！我要起你的主意了。」這樣大了，還沒有娶媳婦兒呢。張大媽倒是老早就這樣想了。看見別的老婆婆們，常笑嘻嘻地抱着娃娃，她心裏實在羨慕得很。可是，要說給他娶媳婦兒嗎？還是別提的好。鄉親們都說：「祥娃呀，咱們可高攀不上。他是『太君』面前的紅人哩！將來還不娶個東洋仔什麼的。哼！」

張大媽只好不時勸勸他：「祥娃，你作作好呀！人家連媳婦兒也不肯給你呢！」他兒

子可不愛聽這種話：「怎麼不作好呀？沒有供你吃，供你喝嗎？」

「噯！不是，不是，……」

「不是什麼，又是說我當了漢奸是不是？呸！他們想當還當不上哩！尿他們那些話幹嗎！」

「是嘛，是嘛！這個漢奸的名字，究竟是不好聽呢！」

「好聽！『亡國奴』才好聽哩！」

「噯！你……」她辯不過兒子的「道理」，一陣氣喘，哽住說不出話來。

這天一清早，祥生對她說：

「娘，明天就是年三十了，你在家包好餃子等着我。『太君』叫我去，說要到紅區搶些過年貨哩！」

他娘一聽，心裏可急啦！用哀求的聲音說：

「祥娃，別去了吧！家裏不是過不起年呀！修修好，讓別人也過過安生年吧！」

「我不去，別人還不是要去；再說，這是『太君』的命令，我是吃的他這碗飯，能不聽他的話麼？你管自己有吃有喝就得啦，操那麼多的心幹什麼！」說完，頭也不回的就走



那人一反身插了門門，就跟她到臥房裏。張大媽打開一個櫃子說：

「你就蹲在這裏頭吧！不是我叫你，可別作聲。」

這裏剛關嚴櫃子，上了鎖，外面大門上，「嘖嘖嘖」地，擂鼓似的響了起來。

「誰呀？誰？這陣天都黑了，來打人家的門幹嗎？怎麼也不先叫喊一聲？」

「是我們。你快開門吧，有要緊事！」

「祥生不在家，你們是找他哇？」

「不是，不是。你開門讓我們進來再說。」

她慢吞吞地，先從麵盆裏捏了一塊麵在手裏，才走去開門，一邊咕嚕道：

「人家正包着餃子，歇不下手呀！」

「好你老人家哩，費費神，有你的好處就是。」

門開了。進來兩個僞軍：一個趙大，一個胡三。

「是趙大跟胡三啊！這樣急，找你們祥生哥嗎？」

「祥生哥！」趙大正要說，胡三用胳膊拐了他一下，接過去說道：

「祥生哥不在家，我們知道。剛才我們追下來一個八路，手樣子跑到你屋裏來了。把

他交給我們吧！」

「什麼八路？我這裏包餃子，連身子也沒動，哪見有八路呀？」

「大媽，」趙大說。「我們看清楚是朝這房子跑來的，不會上別的地方去。是在你房子裏，交給我們吧！對你有好處。」

「你們看看呀！我就是這兩三間房子，能藏住一個人嗎？再說，我祥娃也跟你們一起的，在替『太君』出力，我會做下這號事！」

「那我們就看看。麻煩你給我們掌個燈。」

張大媽點起了小油燈，顫巍巍地端着，燈光一閃一閃，三個影子在房裏亂晃。

「嘿！那裏！」趙大指着屋角說。

「瞧呀！」張大媽忙遞過燈去。

「沒有。」胡三搖了搖頭。

「看！這裏。」胡三一推張大媽臥房門，同時招呼趙大說：「小心，槍比好！」

趙大就推張大媽在前面走。進了房子，用燈光在門背後、炕頭，還揭開被子照了照，仍舊沒有。

「我還會作假呀！你們二位偏不信。」她咕嚕着，就要掌着燈出去。

「不忙！」胡三一轉身，指着櫃子說。「這裏面是什麼？」

「你們家裏不用這個呀？還不是裝的玉菱子和麥子什麼的。」

「我們看一看。」胡三說。

趙大却已經不耐煩了，「不用看啦！你太把張大媽看外了。」

張大媽却不慌不忙地說：

「要看也行嘛！鑰匙可是在祥娃身上帶着。」

「不看了，不看了。」趙大說，催着走。

出了臥房，趙大就對她說：

「大媽，要是有人路軍躲到你這裏來，你可千萬把他報告給我們。你聽見剛才第一聲槍響嗎？祥生哥叫那個八路打死了，就是我們追下來的那一個……」

「哎，趙大哥，你說什麼？」

「祥生哥被八路軍打死了，就是我們追下來的那個傢伙打死的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誰還誑你！祥生哥就躺在外邊不遠的岔路上，不信你去看看。」

她完全驚嚇住了，拉着趙大說：「好趙大哥，領我去……看看……」她本來有些昏暗的眼珠，被淚水遮得更加昏暗了。不是趙大牽着她，連自家的門都找不着。

「張大媽，你還是在屋裏好啦！我和趙大哥去把祥生哥抬回來。」胡三在門外邊的階沿上，抬頭看了看天說：「這樣黑的天，你走起來也不方便。」趙大也覺得牽着她有些累贅，忙鬆開了手說：「那你還是回屋裏，我們一會就抬來了。」

她扶着門框慢慢地走進來，摸着先前坐的凳子坐下。眼淚不住的湧出，在乾癟的臉上流，嘴唇痛苦地牽動着。

忽然，沉重的腳步聲響近了。一會，氣喘喘地粗大而重濁的呼吸也聽得見了。兵地一聲，有什麼東西碰在門柱上。

「高一點，高一點！」趙大的聲音。

「嗨！」趙大和胡三同時蘇了一口氣，把祥生攔下來。

「祥娃！祥娃！」張大媽一見就撲過去。

「大媽，明天來幫你埋吧！現在不早了，我們走啦！」

她沒有心緒說一句感謝他們的話，只沉重地點了點頭。

三

趙大和胡三走後，又是好一陣了，她才想起櫃子裏還藏有一個人。

「就是他，他就是個八路，那個打死了祥娃的……」她一下站起來，追到門上去，想叫回趙大他們來，說八路就在她櫃子裏，叫他們抓去，給她底兒子報仇。但她剛用手去攀着門框，伸出頭去，另一個念頭，像初夏的雷鳴那樣震着她：「你底兒子是個漢奸！該死的漢奸！」

「不聽好話，活該！」她的心裏又這樣說。

立刻，關於八路的好處，人們告訴她的，和她親眼見到的，也都明瞭地呈現在她眼前。

八路軍堅決打日本鬼子，保護老百姓，不讓鬼子搶東西，殺人，燒房子。有的房子被鬼子燒了，八路給他們蓋；沒有吃的，也是八路救濟……。

她親眼看見八路把一個十五歲的小姑娘，從鬼子手裏救下來。那是她的外甥女兒，是她走她女兒家去要的時候碰上的。

她女兒家住在較鞏固的根據地，常捎信給她，說那裏的生活很好，窮人都翻身了；鬼子的騷擾，在八路軍的打擊下，也少了；軍隊幫助老百姓，老百姓愛護軍隊，就像一家人一個樣。她幾次想去，都被祥生阻擋了，「你去幹嗎？聽她瞎說哩！這裏有我哩，還怕日子過不好呀！」

有一次，祥生被鬼子派到一個遠地方去，得二十來天才回來，她就瞞着他到女兒家去了。果然，一切都很好，女兒的話是真的。她很高興的耍了四五天。忽然，有一天距村裏很遠的崗樓上的鬼子奔襲來了，進到村裏來，一見她外甥女生得很美，就要拉去糟蹋，把一家人都嚇昏了，大家沒有辦法。

鬼子很得意的拉了個姑娘，大搖大擺的回去。才出村子兩里地光景，一下被附近的八路軍趕了來，一頓追擊，打的四處亂跑，姑娘也不要了，抱頭鼠竄而去。

姑娘送回來了。她女婿家準備了很多東西挑去慰勞那些八路軍；送去了又給退回來。

人家八路說：

「這是我們應該的，老百姓的利益嘛，哪能不保護呢！」

她深深地感動了。回到家裏，只要不當她兒子的面，她就告訴人說：

「八路軍真是好軍隊，好人呀！我親眼看見了，沒有錯。……」

她忙關好門，掌着燈進臥房去，開了櫃子上的鎖，招呼着：

「八路同志，你出來吧！他們走了。」

八路出來了，一眼就看見張大媽臉上斑斑點點的淚痕，一切情形，他都聽得清清楚楚的。

「謝謝你！老人家。」他突然跪在她面前說。

「甯這樣，好同志哩！我家裏出了點事情，不敢多留你了，你走吧！」

「我都知道。老人家，不，娘！我才是你底兒子，那個死了的不是。」

「怎麼？你……」她大吃一驚。

「娘！你記着吧！打死的是漢奸，不是你的兒子。只有我，我是八路軍的武工隊員，

名叫王健，才是你真正的兒子。還有，我們所有的子弟兵，都算是你兒子，你不要傷